

稻里稻外

陈绍龙◎著



我努力在稻里稻外，去写写稻
里的事，以唤起人们饮水思源，感
念人们付粮食的艰辛
我写稻里稻外，写稻里稻外，这
里我们会有感恩，我们会写，人们会粮食
的足量，对水稻的足量，对水稻的足量，对
水稻的足量

DAO LI DAO WAI

稻里稻外



陈绍龙◎著

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芜湖 ·

责任编辑:汪碧颖

装帧设计:丁奕奕

插图:丁奕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稻里稻外 / 陈绍龙著. — 芜湖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676-2371-2

I. ①稻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12639号

稻 里 稻 外

陈绍龙 著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:241002

网 址: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: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 E-mail:asdcbsfxb@126.com

印 刷: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: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700×1000 1/16

印 张:12.5

字 数:146千

书 号:ISBN 978-7-5676-2371-2

定 价:26.00元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题 记：“稻”理 / 1

第一辑：稻 影 / 7

第二辑：稻 路 / 57

第三辑：稻 场 / 107

第四辑：稻 具 / 157



题
记·
『稻』理



人人吃米，谁人问稻？稻出米，米非稻。

稻接地气，接阳气，接人气。

春种，夏长，秋收，冬藏，稻之一季，演绎庄稼的四季轮回，演绎村庄的四季轮回，演绎人生的四季轮回。

一粒稻，在其固有的基因里，有它对四季的期盼，有它对物候的感知，有它对土地的青睐，有它对阳光的依恋。

稻是一种子。种子是有生命的，有青枝绿叶的葱翠，有暗香浮动的馥郁，有发芽拔节的声响，有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般的欢笑。

圆润饱满的是米。米是稻的终结者。我写米，我也写稻。蛋好吃，我也想去看看下那只蛋的鸡。鸡活脱有生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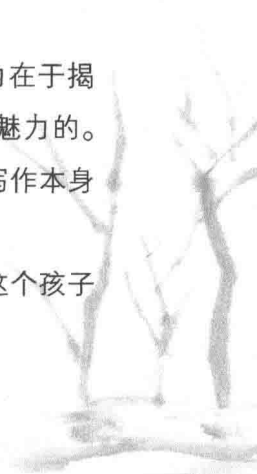
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这是中国父母教育孩子珍爱粮食的“老课文”。我认定那盘中的“粒粒”粮食有稻，是米。我想告诉孩子们，这粒粒盘中餐“辛苦”何来。现在的孩子们对此未必有兴趣，但是，我想说，这一定是现在的孩子们所不知晓的。

其实，“老课文”也有它的短处，种稻和劳动不仅仅只是“辛苦”，也有它的快乐和甜蜜。这些，也应该告诉现在的孩子们。

“终结者”是没有悬念的答案，好比猜谜最大的魅力在于揭开谜底的过程。对于我而言，过程是有魅力的。稻是有魅力的。追寻这个过程，感受这个过程，记录这个过程，这也是写作本身的魅力所在。

有人问鲁迅，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。鲁迅说，这个孩子会死的。

事实本如此。“结果”往往无趣得很。



米，充其量只是稻身上的一个“器官”，是稻穗上结的果实，是一个“结果”。稻身上还有很多的“器官”，稻是一个具体实在且立体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“器官”，那是对稻的不公；如果我们只关注“米”，不也“无趣”的很么？

那天，我遇见读师范时的一个同学，他是县城一所民营学校的校长。他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：“现在，不只城里的孩子不认识庄稼，就连农村的孩子都不认识庄稼了！”于是，这位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：一、二年级的学生，要认识麦、稻、豆等庄稼和常见的木本植物；三、四年级的学生，要认识花卉等常见的草本植物；五、六年级的学生，要认识常见的昆虫和鸟。

听了他的话之后我沉思良久。

米和稻不只是过程和结果这么简单，只认识米不认识稻、不认识庄稼也不只是一代人的无知。

据说“五谷”无稻，这一度让我很是纠结。我努力多花一些笔墨去写稻，去写与稻有关的事情，以唤起人们对水稻的敬重，唤起人们对粮食的敬重。

我生活过的小村叫秋李郢，秋李郢有一个秋老六。没有多少人知晓秋李郢，也没有多少人认识秋老六。秋老六不识字，秋老六是一个种稻人。秋老六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记住秋老六说过的一句话。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掉：

“粮食，是人的命根子！”

我们侍弄稻一季，稻喂养我们一生，这让我们心存感恩。我试图写出一代人对粮食的记忆，对水稻的记忆，对童年的记忆，对家乡的记忆。

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

歌在响，妈妈已老。我试着自己去堆一个“高高的谷堆”，从孩子的视角去关注庄稼、关注粮食、关注稻，去“讲那过去的事情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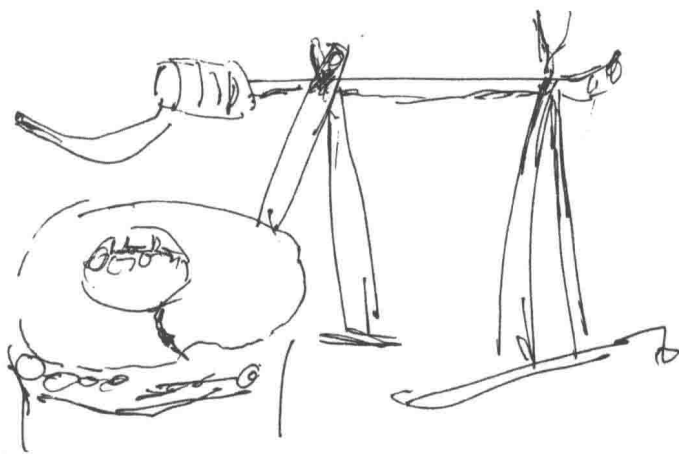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孩子的感受是真实鲜活的，因为记忆不老！

很难想象，我如此专注一家报纸：《文汇报》，每天看《文汇报》的电子版。《文汇报》发表过一个作者专门写“草”的文章，还加了编者的话，说要发表作者的系列文章。后来我又在《文汇报》上看到有人写“看草”的文章，介绍写“看草”写成了一本书。我也跟着犯傻了，加之《文汇报》发表了我一组写粮食的“‘豆’你玩”文章，便坚定了我写“稻”的决心，一下子便写了十多万字的稻。

稻是稻，非常稻！



第一辑·稻影



五谷泛指粮食，有两个版本。有人给《周礼》“五谷”注云：“麻、黍、稷、麦、豆也。”有人给《孟子》所云“五谷”作注：“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也。”

黍、稷名响。《诗经》里唱过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的。稷，关乎民生，民生关乎江山，稷走向神坛，“江山社稷”成了国家的象征。

无粮不稳，本来就是嘛。现在国徽上不也有粮食嘛，国徽上的粮食是“谷穗”。

据说，这谷穗背后是有故事的。1942年冬天，重庆，宋庆龄在寓所为欢送董必武返回延安而举行茶话会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应邀出席。茶桌上摆着重庆近郊农民送来的两串颗粒饱满的麦穗，有人赞美麦穗像金子一般，宋庆龄说：“它比金子还宝贵。”周恩来抚摸麦穗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等到全国解放，我们要把禾穗画到国徽上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有人说现行《宪法》规定的国徽图案周围为“谷穗”，与现行的国徽“麦稻”环图案并不相符。国徽上的粮食

外形是麦，还有麦芒，但颗粒是稻谷，是“麦稻”，要将“谷穗”改为“麦稻”。我倒以为，改与不改都无妨，“谷穗”有“谷”了，“麦稻”有“稻”了，有稻就好。

国徽里有稻或有其他粮食的国家还有很多。那天我特地去查了资料，录于此：朝鲜、印尼、越南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尼泊尔、巴基斯坦、斯里兰卡、孟加拉国、阿塞拜疆、塔吉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安哥拉、莫桑比克、赞比亚、南非、白俄罗斯，等等。

“五谷说”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：一个有麻无稻，一个有稻无麻。

有人说“麻”是“苧麻”之类的纺织品，也有人说“麻”是芝麻。

还有人说，“五谷”无稻与南北有关。北方黄河流域是统治中心，北方有话语权。北方少种稻，我不信。

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……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。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。”《诗经》有“稻”，北方中国三千多年前就已经种稻了。《诗经》还有“丰年多黍多稌……为酒为醴……”的，醴是以稌酿的甜酒，稌就是稻嘛。

有考古发掘表明，稻的栽培起源于距今约七千年前的长江流域。距今四五千年前陆续北上，进入黄河流域。稻，历史久矣。

我国种植水稻历史悠久。苏轼《新渠诗》云：“新渠之田，在渠左右。渠来奕奕，如赴如湊。如云斯积，如屋斯溜。嗟唐之人，始识秔稌。”水稻，稻不离水。

水到渠成，没有完整的灌溉和排水系统是不行的。要是说“水稻渠成”也对。稻是高产作物，水稻，水字当头，自然需要水。



再说“五谷”。与“麻”比，有“稻”就不用争了。天下谁人不识稻。“稻粮谋”，稻在先，稻是主粮。

那年春节回秋李郢，到后庄，一连三四家的门联竟然是一样的：“百味盐为首，千珍米是君。”老掉牙的联子了，还是这内容，没变，三十年前他就写过。

我笑，怎么都写相同的内容。儿时伙伴秋公社告诉我说，都是秋大先生一人所书，秋大先生每年都会写这副联子。说毕，秋公社也许觉得说得不尽妥，又补充道，这内容好，有村民点名要写这副联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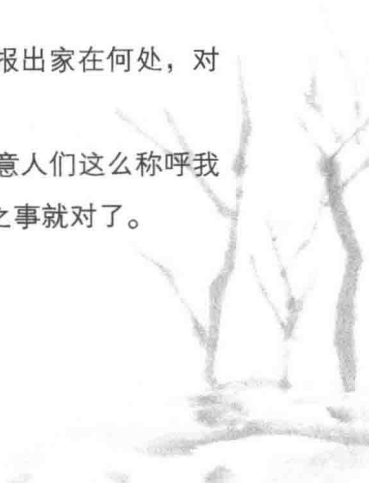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起来了，每年过年的时候，秋大先生会义务为村民写春联，写过“百味盐为首，千珍米是君”之后，铺开纸，问下一家“写什么”。村民肚子里哪有多少墨水，写什么还不是你秋大先生说了算。既然这么问了，便手指“百味盐为首，千珍米是君”，道，“就写这”。好些村民根本就不识字，或者，秋大先生肚子里怕也没几副对联的。

秋大先生在秋家排行老大，小时候读过私塾，后来在队里做记工员，戴副眼镜，瘦，有斯文的范儿，像电影里的账房先生。秋李郢人都叫他“秋大先生”。

米是千珍之君，米脱壳于稻。

我也常与外人交流，一说到省，还不待我报出家在何处，对方便回：“好地方——鱼米之乡啊。”

“鱼米之乡”，有赞美意，有羡慕意。我乐意人们这么称呼我的家乡。谁不说俺家乡好，那我写点“鱼米”之事就对了。



水田，也叫稻田，水田种的是水稻。秋李郢大多数的田是一年两季，一茬麦，一茬稻。午季，收了麦，麦茬地栽秧，种水稻，田成了水田；秋后，收了水稻，稻茬地种麦，田又成了旱地。

亦水亦旱，没有间隙，地不闲，人不闲，日子叫农事填满。春也作业，秋也作业。田字格里像是有写不完的字，村民都是好学生，秋李郢人都是好农民。

旱地除了种麦子之外，也种玉米、高粱，还有豆。豆之中种黄豆居多，也种绿豆、豇豆，也有种芝麻的。旱地种的大多是“小品种”，小品种产量低，难怪公社号召实行“旱改水”。旱地都改成水田，种水稻。

看稻先看田。“旱改水”的田要细看。田要平，看田先要看田是否平整。种旱粮无所谓，高低不讲究。种水田就不一样了，一块田有高有低，要改。平整田地是田里不可或缺的农活。如果差距不大，用锹或锨取高处的土垫到低处即可，要是差距大，就要动用畚箕挑了。

据说李老二是看田的高人，平整田地验收的时候李老二是拥有话语权的。他说整改合格就合格，他说不合格那就不合格。不合格的自然要返工，返工还不记工分。李老二看田极尽苛刻，用一只眼看，我们称此“吊线”，好比木匠用墨斗拉出的线。木匠要从木头一头细看，吊线，不可走样子。右眼看时，



左眼就闭上了。一目了然。为此，我们一见李老二，便跑着喊：“斜眼吊线——好吃烂挂面！”

“小兔崽子，看我不砸断你的腿。”我们又狂笑。李老二是个瘸子。

只是，这“斜眼吊线”跟“好吃烂挂面”也就押韵罢了，根本就不搭界。童谣也许无理，但是有趣。

“瘸狠瞎坏”，俗话也不靠谱。李老二说的狠话是不少，也只是说说罢了。他常年扛一把锹，也不见他砸过谁的腿。这让我们又放纵了不少，背地里我们也喊他“斜眼”。

李老二的认真也得罪了不少的人。金桂那天当面就骂“斜眼是狗眼”的。

本来金桂做事就不是马虎的人，她也是争强好胜之辈。李老二看过金桂整过的田后一时也挑不出毛病，哪里高哪里低也看不出来。原以为过了，报给记工员记工分了事。李老二不点头，记工员就不敢落笔。哪知李老二就是不发话，自己一瘸一拐地又走到田的一头，放下锹，单腿下跪，眼贴田埂，脸近乎触到地面，对头整块地吊线，看田是否平整。李老二如此挑剔，金桂哪里受得了，显然对她失去信任，鸡蛋里找骨头。她沾火就着的脾气，不骂他才怪。

其实，李老二也是过于自负了。无水“找平”往往不可靠，等栽秧时田里放上水一看，田块依旧不平整。低处是水，高处露土。水平，水是平的，人眼不可靠。水不欺人。

也不要紧，还有补救的办法，就是耙田的时候用耙找平。耙是长方“目”字形牛拉农具，下框有两排铁齿。耙主要是破垡，就是把泥耙碎。耙在水田里也是找平的好帮手。遇到高处，耙田人就站在耙上，有时在耙上站两个人。压力的作用，带着泥跟着